儀禮肊測

公食大夫禮第九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九

公食大夫之禮　大行人職言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此禮不見舉牲體或以爲文不具廣林謂周官侯國之臣相爲客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若然上公之卿視子男大夫則三舉士則一舉侯伯之卿三舉大夫一舉士不舉子男之卿一舉大夫而不舉矣此經蓋子男使大夫小聘主國君食之之禮與

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　鄭康成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疏云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卽位廣林謂戒皆朝服不言可知此特言朝服者嫌下有如聘之文或服亦如聘皮弁也

卽位具　鄭康成云主人也敖君善云賓卽位而主人之有司

乃具者節也廣林謂公位有二有阼階上西面之位有大門內迎賓之位此卽位正阼階上位也燕禮大射皆告具而公卽位此尊聘賓故卽位而後官具如敖說近承賓朝服卽位下其節自見止云具官饌足矣何必疊卽位文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鄭康成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廣林謂以記文例之經中三飲酒皆當作酒飲與漿飲同義傳寫者誤錯耳必云酒飲者明爲六飲中醴清別于三酒之清酒也食不以酒故備一飲爲疏乃因鄭君注飲酒爲清酒遂釋云清酒祭祀之酒此用之者優賓也誤矣注上文清酒二字疑爲醴清之譌據周官漿人注知之

及廟門　疏云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於食饗又在寢廣林謂食饗在祖在禰雖無明文然受聘既於祖食饗亦宜然蓋行事多在祖廟唯昏以親成受禮于禰故昏記特云受諸禰廟也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鄭康成云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敖君善云宰大宰也惟言宰是獨立于此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宜從古文或云宰內宰廣林謂宰膳宰也主食官之長曰宰夫貳為膳宰其屬為小膳宰宰夫膳宰可通稱亦可通言之曰宰此經自長以下咸在故直以宰概之下經執鐙者長也授醬粢設豆簋鉶稻者貳以下也執事有差等故以宰與宰夫分別言之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故膳宰之官並立于東夾北云東夾北對上東夾南為

文賓北堂下之東也大宰位不得在此若內宰則下經內官之士矣敖誤以宰爲大宰故疑今文南上二字爲衍耳

介門西北面西上　敖君善云介位序于內官之後見其不從賓而入變于聘時也廣林謂經先序公與賓升而后及諸臣與介立位立文當如是非介於此始入也敖氏說未見其然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　敖君善云至再拜言拜至之數賓降上不言公一拜文脫耳廣林謂拜至無不再者不須先言其數再蓋壹之譌據侑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知之

倫膚七　鄭康成云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少牢雍人倫膚九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廣林謂望文生義二說皆可

但觀下經腸胃膚皆橫諸俎不言倫膚知倫非膚名聘禮特牲記及少牢他處亦皆但云膚自以少牢注爲正

賓立于階西　鄭康成云今文曰西階盛廣林謂西階固非古文作階西亦誤凡賓主敵主人立阼階上賓立西階上燕禮賓卑不敢立西階上而立于西序此階疑序之譌序西更在西序之西猶公之立于序內也然者公立序內示親饌賓謙不敢當退違其正位若辟之然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鄭康成云每肺興受祭於豆祭方靈皋云豆祭當作豆際廣林謂上經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此注云豆祭指

此少牢云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兼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有司亦云尸受兼祭于豆祭禮有明文祭字非誤經云壹以授賓與少牢兼以授尸同非一一授之賓亦兼祭于豆祭非一一祭之注云每肺興受則失之矣

蓋執豆如宰　舊以此蓋執豆爲倒文法廣林謂此不辭執豆如宰則右執豆左執蓋不言自見何爲是拙語也此與聘禮蓋陪牛羊豕文法同語辭耳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鄭康成云從者府史之屬疏云知非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已受賓幣故知是府史之屬廣林謂兩君相朝介九若七若五諸臣出使若七

若五若三無一　介者子男大聘小聘者三介禮窮則同也故介即位曰西上退曰逆出其非士人可知不使士介受皮者此是私幣皮又輕既以束帛授上介不敢更以皮勞公士耳聘禮醴賓從者訝受馬與此正同彼注以從者為士介蓋未審諸此

記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鄭康成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廣林謂上大夫庶羞酒飲絕讀之漿飲庶羞可也自為句此經食下大夫酒漿並設賓止用漿飲上大夫則於食正飯用庶羞時得以酒飲優之也賓或謙不敢當盛郎以漿飲庶羞亦可注義未融

覲禮弟十　儀禮

孔廣林肊測

覲禮　朝宗覲遇四時之禮質文繁殺容有不同故各以名命之大行人春圖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慮之文不過各據所重而言未必秋不可圖事春不可比功也夏冬亦然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者多以此疑之不知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者卽此覲禮也所云當宁則路門外之朝不據諸侯入覲禮言也路門外曰眡朝之地得有諸侯位者周官射人職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注云諸侯來朝未歸者是矣但彼職云皆北面與記云東面西面不合容記據畿內諸侯爲文耳鄭君注曲禮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

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壹受之于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

秋考之於經絕無明證

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　鄭康成云郊謂近郊小行人

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疏云約近郊

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也大行人職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

男一勞五等同有畿勞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云

近郊據上公而言廣林謂郊兼遠近二郊故但云使人不別其爵

見郊有近遠使有崇卑勞與儐禮不異也此覲禮一篇關五等諸

侯故通云侯氏又不別擯介之數饗禮之差而稱謂則大邦小邦

並著之疏云據上公誤矣注以郊爲近郊義既偏又以此近郊勞

爲大行人亦謬小行人識勞則遠郊勞當大行人而近郊勞則卿也此經郊勞以前俱不見茲約聘禮及周官戴記補之云將入覲君朝服與卿圖事遂命上介上介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宰遂戒衆介衆介皆受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前期三日君玄冕釋幣于祖禰有司筵几于室大祝導君入君西面再拜祝在左告曰孝孫嗣某侯某將帥舊職覲于王所敢用制幣告于皇祖某公卒又再拜釋幣帛奠于几下出君立于阼祝負房南面如食閒又入祝闔牖戶降乃出命祝史徧告于社稷山川前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君朝服出門左立于門東西面上介以下立于東方西面卿大夫立于西方東面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

于君上介進受書君揖入官載幣上介視載者厥明大祝告于廟兼取前所奠幣奉以出載于齊車君玄冕朝揖宰而進之命曰寡人將入覲吾子為寡人處守凡百有位並聽于吾子宰再拜稽首受命遂命五官曰二三子各共乃職以聽于某毋廢寡人命諸大夫皆受命再拜稽首宰命賈人出圭賈人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進北面授君君受圭眡之垂繅授上介上介進受屈繅以授賈人君乃乘路載旂以出上介以下各乘其車載旗物而從卿大夫送君至于國門外陳車徒釋牲幣于軷君自左馭御下祝曰曾孫某侯某將述職于王所敢用牲幣祝于明神跋涉山川其克相予俾無險難卒登受犒卿勝爵于君君受飲之

遂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犯軷遂驅之乃行卿大夫送者皆反舍于郊每舍必釋奠于行主焉過邦上介假道如聘使儀誓亦如之主國餼之各以其爵爲之禮積唯芻禾主君親勞于境交擯三辭車逆拜辱揖入三揖三辭升拜受幣主君拜送幣降出請禮主君主君禮辭許如醴賓儀儐用束帛乘馬如下儐勞者儀出車送三還再拜使人送沒其境勞使人而禮之用束錦乘皮儐未入境肆如聘及境乃謁關人曰某士之守臣某敢述職于三吏關人入告天子使小行人勞于畿如郊勞之禮儐亦如之遂使掌訝爲前驅而入入境乃展及遠郊又展及館又展皆如聘其積也王使大夫致之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侯氏受如受勞

其牢眂飧牽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牢在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其問也公三侯伯再子男一皆脩如致積之禮羣介行人宰史積亦皆有牢以其爵等爲之數

侯氏遂從之　鄭康成云遂隨使者以至朝廣林謂使者先反命矣侯氏不隨之行也侯氏自有掌訝帥之至是訝士又爲之前驅而辟以入天子乃使司空賜舍云遂從之者見侯氏不敢停宿即命駕而行耳

天子賜舍　以聘禮致館後設飧推之此致飧當亦在賜舍之後其牢禮見周官掌客職[illegible]之如受勞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鄭康成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

廣林謂周官掌次職云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郎此之所謂舍也大次在外門外初往所止息小次在廟門外待事自脩整處注云文王廟門之外統言之耳掌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郎宮待事則據國外而言矣朝覲宗遇原無異義心猶若朝之解太繁同異姓受舍自有先後此別言之者明東西各以其班固與受之先後不相涉也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

萬充宗云此所謂朝郎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天子未入廟時諸侯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東西分列以通姓名卽所謂朝曲禮云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卽此時也旣朝天子始入廟受覲廣林謂經云乃朝目下事也廟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諸侯外次在庫門外天子自寢出適廟諸侯無由得見天子且諸侯亦無不拜直云臣某侯某見之理唯天子未與侯氏見故下經嗇夫承命入告乃延侯氏入若已朝則侯氏必從王至廟不必嗇夫傳命而擯介亦爲贅設矣

事畢　聘禮享後有聘夫人及享禮此覲禮雖不覲后當亦有享

蓋束錦加琮如初儀

降出　大行人職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以聘禮醴賓推之蓋在此時與其禮然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王立于阼侯氏入門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荅拜侯氏三退負序大宗伯酌圭瓚祼侯氏拜受王拜送侯氏即席祭鬯三降筵北面坐啐之興北面奠于薦東退東面俟大宗伯又酌璋瓚代后祼如初儀侯氏降洗玉爵升酌酢王王拜受侯氏西階下北面拜送王遂祭立飲卒爵拜侯氏荅拜升受爵以降乃出侯氏請有事于公卿王許乃退就館

迎于外門外　古文曰迎于門外敖君善從古文以爲舍無外門廣林謂諸侯館亦于廟與聘卿同外門外主人大門外也以廟

為館迎送仍在大門外也故聘禮歸饔餼問卿還玉皆云迎于外門外何於此而云無外門耶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此經雜廁在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是記文誤錯其簡於經耳又異姓小邦以上文例之小邦二字似衍

記几俟于東箱　鄭康成云王即席乃設之也廣林謂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是几先設而王乃即席矣此几乃禮矦氏之几未禮時俟于東箱也敖氏知注說不合而疑記據未設几之前言亦未審諸此

偏駕不入王門、偏駕副車也大行人云貳車九乘七乘五乘者是矣入覲乘墨車大夫車也大夫車亦有貳經云乘墨車載貳車從入故記特表而出之注云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㪔以爲非王車皆謂之偏駕俱非其義

喪服第十一　儀禮　子夏傳　孔廣林肊測

喪服　古人制服具有精義賴此喪服經傳傳之但古人立文尙簡有舉一以例其餘者有彼此可參攷互見者其中亦不無遺漏者爲廣林襃本記及戴記與注疏家說補之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在爲祖　據不杖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疏引鄭志補但鄭志云

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主天子諸侯絕期而言夫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自不降此父在爲祖有服斬者以父有癈疾不任國事孫當受重於祖故也又此條雖據天子諸侯然大夫以下凡父有癈疾者均宜然蓋自天子達爲祖後曾祖後者竝準此

父卒爲祖後者　據不杖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補

爲曾祖後者　據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注云今君受國於曾祖補

爲高祖後者　據戴德喪服記補

諸臣爲天子　據周官春官司服疏補此諸臣主謂畿內之卿大夫也

其適子爲天子亦如之　亦據司服疏補卽畿內卿大夫之適子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　據喪服小記補注云謂卿大夫已下正義云鄭恐彼此俱作諸侯故

注云卿大夫已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兄弟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此主謂諸侯大夫

大夫之適子為君　據服問補

內宗外宗為君　據雜記注補注云皆謂嫁於國中者也內宗五屬之女外宗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此條亦關天子諸侯

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父　據本章為人後者傳補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疏云死者祖父母則為後者之曾祖父母妻即為後者之母也顧寧人云所後者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如疏說則有所後之祖而無所後者之父矣不如顧說為該茲依顧氏

為所後者之祖　亦據本傳補此上兩條皆據父卒為後而言

為殤後者　據喪服小記補記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雲莊云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鄭君注以為殤無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若然不得云為之後矣恐未必然茲依陳氏

女未練而出者為父既練而反則遂之　據喪服小記補正義云已絕夫族故情更隆于父也既練而反則遂之隨兄弟故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祖父卒為祖母後者　據喪服小記補

為曾祖母後者為高祖母後者　二條據戴德變除篇補

庶子父卒為君母　亦據變除篇補

庶子為庶母後者為祖庶母後者　二條據喪服小

記補

繼母爲長子據喪服小記補　大夫士之庶子父卒爲其母據慈母如母注補　妾爲君之長子據本記及喪服小記及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文補本記云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又云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此主謂適長也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爲所後者之母據爲人後者傳補　爲所後者之祖母據本傳爲所後者之祖補爲所後者之祖斬爲所後者之祖母自齊衰三年矣

女在室爲母據斬衰章爲父條補此謂父已沒者　女未練而出爲母既練而反則遂之據喪服小記補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祖父在適孫爲祖母據小記祖父卒爲祖母後者注補　士庶子父在爲其母據慈母如母注補　庶子父在爲妻據喪服小記補父不主庶婦之喪也　所後者之父在爲所後者之母據小記注祖父在適孫爲祖母補

不杖麻屨者適子不爲後者據喪服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補　庶子爲長子據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補庶子衆子也　爲姑姉妹女子子在室者據世父母叔父母昆弟衆子三注補

王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據周官司服疏補此皆爲後又父死而受重者也若父在者孫仍大功其曾孫以下皆緦麻如邦人又來孫以下凡及見者皆然諸侯與天子同 封君爲諸父及昆弟封君之子爲諸父 並據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補盡不臣斯爲之服 士妾爲君之衆子 據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補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據服問補服問云從輕而重正義云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卽公子之母 諸侯之夫人爲天子 據服問補 諸侯諸臣爲后 據周官司服注疏補諸侯兼外內諸臣則畿內卿大夫也 內宗外宗無服而嫁於諸臣者爲夫人 據雜記注補 大夫之適子及士爲夫人大子 據服問補 天子之卿大夫之適子爲后及大子 據周官司服疏補 女出未練而反爲父母 據喪服小記補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畿內之民爲天子 據本章庶人爲國君注補 內宗外宗嫁於庶人者爲君 據雜記注補 高祖父母 據本章曾祖父母傳注補沈存中云不特四世祖爲然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高

祖父母 據曾祖父母疏補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長殤中殤 據殤小功章下殤及本章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二條補 天子為適子之長殤

中殤 據本章公及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注補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

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大夫為庶子 據喪服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及不杖章為衆子注文補此亦關天子諸侯

說詳後衆子條 女孫在室者 據庶孫注補 大夫之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

如之 據不杖章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傳注補適子降其庶昆弟庶昆弟亦各自相降 適子為從父昆弟之為大

夫者 據本章因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注補 從父姊妹在室者 據小功章從父姊妹適人者補 同母異

父之昆弟 據檀弓子游說補視同父者降一等 為人後者其妻為其舅姑 據喪服小記補注云以不貳降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在室者及嫁於大夫者 據小功章為庶子適人者補 凡妾

為私兄弟 據本記補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子之下殤 據長殤中殤補

大夫爲適子之下殤據長殤中殤補天子諸侯爲適子之下殤據殤大功章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及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補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中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二條竝據長殤補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適婦不爲後者據喪服小記補天子諸侯爲適孫婦據司服疏補從父昆弟之子據從祖昆弟之子服緦補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及其姊妹妻之父母據本傳補妻之姊妹據傳云妻之昆弟補爲母之君母據喪服小記補庶子爲其外祖父母據本記補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緦麻三月者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二條據從祖昆弟之子補昆弟之孫婦以夫之諸祖父母報推之知有此服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二條竝據長殤在小功補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

之昆弟昆弟之子（據本傳補）大夫之妾爲庶子之中殤下殤（據喪服補）士妾之有子者（據喪服小記補）爲女子子之子之妻（以夫之外祖父母類推之知有此服）世子爲妻之父母（據喪服小記補）爲父母長子改葬者爲君改葬者妻爲夫改葬者（據本記注）

疏補

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外祖父母（據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補）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據服問補此謂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者（據檀弓補）

苴絰杖　傳曰杖各齊其心　疏云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敖君善云小記杖大如絰則是二杖皆如其首絰之度矣廣林謂吉杖長喪杖短所以變于吉也必齊心者太短則不復可扶非必爲病從心起也其圍度小記注謂如要絰是也彼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絰首絰也五分其首絰去

一以爲要絰下乃云杖大如絰其爲如要絰無疑此傳云去五分一以爲帶卽小記所謂絰殺五分而去一也蓋絞帶之圍與要絰同

父爲長子　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康成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廣林謂小記兼繼別繼禰言之此傳專據繼別舉尊見卑也此經通天子諸侯至于庶人何得援祖禰共廟立義耶

爲人後者　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鄭康成云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疏云死者祖父母則當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卽

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於後人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顧寧人云所後之祖我曾祖也父母我祖父母也妻我母也妻之父母我外祖父母也昆弟我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從父昆弟之子也顧林謂所後者之祖父母當如顧說已見喪服條下其以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之身言之則殊旣擇後于同宗必無昆弟之子更何所得昆弟之孫郎以爲擇賢立愛容或有之亦不得繫妻之父母後也爲舅爲舅之子疏說極是至若子二字注義甚明如顧說則於義不足而綴此數人於此傳之末亦屬無謂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鄭康成云謂遭喪後而出者

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廣林謂經特云在父之室是據父未死被出者言矣按小記以補經之未備則可注謂經據遭喪後而出誤矣疏乃云出時父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被出更服斬衰卽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益支離之甚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傳云如母貴父之命也正釋經文如母二字之義經所謂如母者喪之三年也傳生養之終其身一語所以補經文之義挾如母之原

如母死則喪之三年自爲句疏有生禮死事皆如己母之文後人遂讀兩如母絕句對文恐失傳意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帶緣各視其冠　疏云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旣在喪服之內是中衣矣而注云緣如深衣之緣以中衣亦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言之敖君善云帶緣各視其冠者謂齊衰至緦麻其布冠與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爲之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禮弓練衣縓緣則重服未練以前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此所云者是也冠緣者紕也衰緣者領及袪之飾也此復言帶緣者又因其布與

冠同升及之廣林謂五服之衰布有精粗其制並同總無衰而施緣者若齊衰以下有緣下記文備詳衰制何得無一言及此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是冠緣名紕不名緣此傳云帶緣明據布帶及中衣而言蓋三年喪哀甚服嚴中衣不緣至練而黃爲中衣以縓緣之檀弓云黃裏縓緣是也舊說以黃爲練衣裏非是期以下殺矣故中衣初卽施緣各以其冠布爲之閒傳練冠縓緣縓緣亦據中衣與冠別文敖氏誤以縓緣屬冠不思既祥猶素紕而練乃以縓有是理乎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

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顧寧
人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十四字爲經文廣林謂
喪服一經止列五服不及不相爲服者此忽云爲出母無服非例
經有繼母有慈母無言出母者蓋夫有出妻之道子無出母之義
故經仍云爲母而著其子爲出妻之子今云爲出母亦非例公子
爲其母其妻以不在五服中經不列況直無服者乎此兩無服明
係傳者廣釋服義下各引他傳以明之後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
爲其母傳亦引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知是傳中引傳非傳者自著
矣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鄭

康成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王子雍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服也則報不服則不報廣林謂子雍說是也傳云貴終者謂夫死子幼子無大功親與之適人拊育之以存宗祀是義絕於夫而情未絕於子終爲母之恩故爲之服以終母子之誼傳正疏從字發義鄭未會傳意也嫁母與出母異出母迫於夫而去於子未必怨然母嫁是甘自絕於夫若子情於何有故出母猶制杖期嫁母則缺爲非缺也固不爲服也石渠議父卒母嫁之服蕭望之謂服期韋元成謂無服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之制服此詔深得禮意經云繼母嫁從爲之服因母可知蓋以繼母見例耳

爲衆子　鄭康成云大夫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疏云以其絕旁親故知不服廣林謂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云如其倫之喪更待云無服是無罪死者各依親疏爲之服如邦人矣蓋天子諸侯於五屬之親竝有服但正統之服各如邦人它皆降本服一等記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天子諸侯期皆降不降者惟適孫大夫而始有正期服也疏以爲絕旁親故不服世叔父母昆弟之子可曰旁親衆子亦旁親乎注疏之誤蓋因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文而云然也說詳彼條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歐陽永叔援此經譏濮禮以爲爲

人後者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此不易之義也朱子謂兩父竝坐子侍其側所後所生竝稱父自是道理不可是又不然所後曰父所生則稱本生父固兩不相悖者矣後人諱言繼他人子故欲後我者泯其所生之名而呼我爲父母以爲如是而情乃屬此世俗之見耳古聖制禮之意必不其然故斬衰章於爲人後者不曰爲所後之父而此經則揭之曰爲其父母蓋所後者本非父母因受重而名從義起故鈌其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生我者無別稱不得不揭之曰其父母矣其者本生之謂也爲人後者雷次宗云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父所後不定故闕之廣林謂此說未深合經義一經之中有三大義焉者是子之所生謂是某之子今後某使知尊祖敬宗不敢私

其子以繼宗後一也云其父母使爲人後者知父之尊母之親尚
不得少存顧戀出後大宗愈知既後大宗當厚於所後不得私於
所生二也云爲其父母報使爲人後者知爲人後卽降其所生之
服等於世叔父母雖昊天罔極不得以私恩伸其服念及此自無
與爲人後者矣三也此經雖據士大夫然天子諸侯支子入繼宗
祧亦於此互見其義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
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
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

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喪服小記云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與此傳正同文有詳略耳云皆無主後即此傳所云無大功之親也傳必據大功親言者以大功同財苟有大功親雖無主後亦不得爲此子築宮廟矣云同財而祭其祖禰即此傳所云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也有主後者爲異居正足上文必嘗同居之義繼父他日或有子即不可謂無大功親雖嘗同財築廟亦爲異居矣此服以恩制以義斷聖人所以備時事之窮盡亡於禮者之禮也汪苕文古服六疑之四云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倘何有于孤幼而繼父乃得爲異姓子築宮廟夫築

宮廟云者得助之實財俾立廟祀其亡父耳支子不祭引非其例

宮廟之案所以撫孤而恤嫠也又必兩無大功親方可同財而爲之築宮廟一有主後即爲異居是其法亦甚嚴矣何以疑爲

妾爲女君　鄭康成云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敖君善云女君於妾不著其服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廣林謂敖氏此據大夫以上言之士無娣姪安得有親疏本服乎況大夫以上亦無女君爲妾服也蓋女君與妾雖本屬姊妹姑姪既隨嫁待年名分當從夫家爲定不得復論私親故妾爲女君無不服期不敢以本服服女君之尊是亦以義斷恩者矣女君不爲妾服所以尊正適而抑妾媵嚴妻妾之分義深且遠鄭君未抉其全敖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世母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亦以其猶子引而進之與世叔父同義不爲報也故前昆弟之子鄭君引檀弓以足傳義此不更言者可例推耳

繼父不同居者　敖君善云繼父於此子同居異居皆不爲服知者二章無報文且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也或以爲不言報經文有脫廣林謂繼父之不報也非齊衰三月不可用於卑者之謂此子與繼父本屬路人徒以隨母寄育而有父名繼父未可直以爲子也若報之服是儼然自居於父列矣齊衰無施之異姓者爲繼父得齊衰仍以母故繼父不得以妻故而服其前夫之子也

或以爲降等報之可也又不然齊衰期者降大功小功齊衰三月者降緦小功緦外親之服此妻前夫之子不得爲外親也小功緦之不可逃云大功爲繼父服義之盡也繼父不報禮之窮也亦如女君爲妾服則不降則嫌之義云爾

故殤之絰不樛垂　鄭康成云不絞其帶之垂者敖君善云絰謂首絰要者其纓也殤絰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散之廣林謂士喪禮云要絰小功散帶垂彼記云三日絞垂絞即樛也散帶垂即此不樛垂也雜記云大功已上散帶若然殤垂絞垂爲要絰無疑敖說以爲首絰非是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

者　鄭康成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
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賈林謂天子諸
侯非無大功無正大功耳其降服大功者內喪則皆卿大夫也並
三月而葬受服得與大夫士同外喪則疏云彼自以五月葬後
受服此自以三月受服是也故大功三月受服自天子達於庶人
矣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此母據妾母言母
上當有其字蓋文脫
爲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上經爲母妻昆弟以厭降
者此則尊同不降者上傳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正爲

此條發傳蓋舊本公之庶昆弟已下通爲一經鄭君破舊讀昆弟在下以此經抽在傳後失分傳文遂致此十一字於義無著賈氏强解以不降據適昆弟誤矣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鄭康成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諸本下言二十一字俱仍作傳文案疏云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必是鄭君置之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今通釋注文疏說是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

出者明當及時也廣林謂舊讀甚安爲君之庶子從女君而降也女子子未嫁者本期今以尊降在大功嫁者又須以出降小功今以尊同不降皆從女君爲之世父母已下則其私親矣不言其亦文脫耳女子未嫁斷無逆降之理信曰有之是成人女子無爲此七人服期者此七人亦必報之降服何經無文也曾祖父母云嫁者未嫁者明雖嫁亦不降引非其例如注說將何以大功也三句移爲君之庶子下則此傳止存嫁者未嫁者二句前齊衰三月章已見不發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而重出前傳文不亦贅乎

世叔父母姑姊妹大功女適人者皆然故不須言耳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說者據此傳謂天子諸侯於旁親無服廣林謂傳云服不服者據本服而言不臣者依其親服服之所臣者各降其本服一等尊同親不臣者尊不同親所臣者此據諸侯立文若天子無不臣亦無貳尊故正統外凡服皆降無正服矣或曰周禮親不敵貴故不服卽是爲親不敵貴降本服一等已是不敵何必直夷于無服乎且與周道親親之義不合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　鄭康成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云娣姒婦相爲

服因夫而有故使上蒙夫字以冠之年小者爲娣年大者爲姒今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左傳穆姜是宣公夫人聲伯母是公弟叔肸妻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不據夫年爲小大也傳文弟長之弟釋文云本又作娣敖本從之云娣長也者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廣林謂弟訓娣長訓姒鄭據爾雅釋之是也婦人异姓隨夫爲長幼夫兄也則爲姒夫弟也則爲娣云娣姒者猶弟兄叔伯云爾不以妾爲姒以與也不與妾爲姒言不爲妾之姒也姒乃穆姜自謂非姒聲伯母也敖氏直謂以長訓娣誤之甚矣此經因言夫之姑姊妹遂及娣姒又以皆相爲服故總著報字於下疏云蒙夫字以冠之殊非其義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賀彦先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其妻如常禮自天子通於大夫皆然虞仲寧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廣林謂公子之妻爲其皇姑不降據公子不爲後者也爲後則奉脩祀事當夫婦親之其妻自亦從夫降矣綦毋遂云庶子不斷祖禰故妻得申皇姑夫人致齊會於大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也此議得之

記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爲後不爲其母黨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不爲後則得服其親服矣今庶子不問爲後與否爲其母皆三年而其母黨直不爲之服徒以今世妾家類多微賤不屑服之耳然自庶

子而言既爲所生則母矣其父母兄弟姊妹則外祖父母從母舅矣得不爲之服乎輕其母黨是卽輕其母矣烏乎可或問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母黨否曰不降君母之父母自亦不降其母之父母也從母與舅蓋亦如之

士喪禮弟十二　儀禮　孔廣林肊測　儀禮肊測十二

士喪禮　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或據記文謂此篇非周公正經乃孔子所次廣林謂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據魯國禮官言之雜時禮教放紛喪禮尤甚官失其守莫可遵循非謂此經竟亡也夫子教孺悲亦卽以周公禮經授之悲乃上之禮官復載在宗伯矣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與

幠用斂衾　鄭康成云斂衾大斂所幷用之衾仲弟廣森謂衾死而后制始死安得卽有大斂之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紞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大斂時更取此衾入棺因預名斂衾廣林

謂紋紟衾冒固死而後制然始死當用此衾冒必趣辦以其幠尸之用經雖於始死首云幠用斂衾亦未必一死即幠不可緩之須臾俟縫人之製之也人死斯鬼神之矣若用平時寢衾則已褻俗容有之恐未可以援禮經耳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喪大記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此經但云入坐無立文然則皆坐與大記文同矣後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據後記此條則在赴君辭後有君命前則彼疏云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同宗皆坐是矣蓋據有來哭者時言正與此經互

相成或以爲與大記義錯蓋未之審

君使人弔　鄭康成云使人士也譝匯使人必以其爵廣林謂吉事使人各以其爵者賓主須爲禮敵者易以相親敬也喪則主賓不相爲禮矣周官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御僕掌羣吏之弔皆各有攸司不以爵論諸矦蓋亦猶是

大夫雖不辭入也　疏云主人小斂後賓致辭云如何不淑乃復位踊令以初死大夫雖不辭主人升入室廣林謂非也大夫弔主人不出旣因君使出矣大夫得見主人卽致弔主人乃拜之决無見主人不致弔辭者此所云辭據主人卽位西階下大夫宜辭使入室蓋云某比於執事吾子其入也敖氏以爲不必以巳故闔

于外是矣喪大記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云唯君命出者蓋君命迎送于門外大夫則拜於中庭而已非不出室之謂也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敖君善云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今以爲據刪之廣林謂疏云此始造銘且置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置于重卒塗殯置于肂然則云宇者見其南齊于檐末側堂內也宇雖檐之通稱中屋之檐乃正得宇名故云宇西階上言在宇之西階之上也讀者以西屬階斯宇字似不辭矣小祝注無宇或轉寫文脫或司農漏遺均未可知鄭君此注特云宇梠也則此字不得據小祝注輒刪

布巾環幅不鑿　鄭康成云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賈林謂親死飯含人子所當自盡無尊卑別也云不鑿者恐或有鑿巾以飯者故特著之鄭君於凡所言不者皆以爲士大夫禮異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云爲之是巾不當鑿而賈獨鑿之可知若士僭大夫記當云士鑿巾以飯自公羊賈始矣此注與月半不殷奠注同誤

掩練帛廣終幅　石經監本敖氏集說本楊氏儀禮圖並同吳中林儀禮章句廣作纊終作正注云纊疑廣或云纊如字謂以終幅綿爲著也未知所據何本但中林於儀禮探索功深豈得不見石經何夢夢若此附此一則以俟攷

幎目　鄭康成云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古文幎爲涓廣林謂古文爲涓之涓疑本作絹字形殘缺遂譌涓涓於義無取今文改爲幎說文云幎幔也从巾冥聲鄭君既從今文宜依周官冥氏注讀冥方之冥以掩目爲義矣下經云組綦是此物有綦本以縈結得名絹綊也絡也與縈同義鄭君讀縈則文從今而義從古蓋知此物以縈束取義而未悟涓乃絹之譌耳

牢中旁寸　鄭康成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牢爲纋廣林謂讀爲樓之樓當從才作摟爾雅釋詁云摟斂屈收戢蒐裒鳩摟聚也然則摟爲斂聚之義作樓者字之誤牢又音之譌矣纋據物爲文摟據人施功言之謂摟之使狹義較足

故鄭君不從今文

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　吳中林云唯竹笏一爾緇帶則每服一隨服繫之言韎韐以異素爵二韠亦隨服服之屨不能重著白屨據著者言纁屨黑屨屨當亦貫之楷也廣林謂下經云襲三稱乃言設韐帶則帶韠皆一可知緇帶三服本同其韎韐則用爵弁服白屨則用皮弁服各取其一以備三服而已吳說非

皆繶緇絇純　張忠父識誤云釋文無絇字鄭注屨人引此亦無絇字又云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可見本無絇字廣林謂石經及諸本竝有絇字據注引士冠禮文不云此不言絇疏釋名義亦不云此經無絇是鄭注儀禮本有此字矣鄭君於下經乃

釋約者因解連約幷言約形狀以曉人使明連法未可爲此經無約之證屨人注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因彼職繶句錯出發訓不謂儀禮也屨人注引此經者先鄭非後鄭尤不得援彼謂此釋文無約亦陸氏所據本偶脫此字耳

組綦繫于踵　鄭康成云綦讀如馬絆綦之綦廣林謂馬絆綦無正文說文馬絆字作馽卽縶本字穀梁昭二十年傳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釋文引劉兆說綦連併也踂聚合不解也輒亦作縶如見縶糾也皆絆縶之義齊謂兩足不能相過爲綦因呼馬絆爲綦卽羈靮之羈也鄭君齊人故用齊人語以釋之

稻米一豆　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注云士喪禮沐稻此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廣林謂大記云君據諸侯言大夫亦諸侯之大夫不宜獨於士據天子之士蓋此經稻字誤當作粱黍爲食主飯沐不以食道故不用之天子蓋沐稻天子之大夫視諸侯天子之士視侯國之大夫諸侯之士與君同沐粱者士卑不嫌也知士不與天子同沐稻者雜記說士喪與天子同者三終夜燎乘人專道而行不言沐稻也

皆餼于西序下南上　云西序下　明西側序也云南上則其陳之當南齊序端矣齊序端者取之便也疏謂從序半以北陳之與中林以西序下爲序端並誤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煑于垼用重鬲　敖君善云受受之於祝也其以重鬲受之與廣林謂經於煑于垼下乃云用重鬲則受不以鬲明矣蓋祝淅米于盆旣淅取米復于筐乃以盆授管人管人受盆潘注于鬲而煑之祝乃更取米而盛以敦奠于貝北敖說非也

挋用巾　鄭康成云挋晞也淸也古文挋皆作振或引中庸振河海鄭注猶收也謂當從古文廣林謂爾雅云挋拭刷淸也皆以收水爲義振河海之振亦當作挋說文云挋給也約也約卽收義振假借字耳攷說文攈字解云拭也據此則此挋用巾依字當作攈釋文載劉昌宗音居吝反是此挋用巾本亦有作攈者矣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此經文有錯簡以儀節前後次之祝受貝受米奠訖主人乃適尸西宰從之也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八字當在奠于尸西之下

商祝掩瑱設幎目　此亦有錯誤設字當在掩瑱上掩瑱二物直云商祝掩瑱不辭矣其次先結掩前兩角之繫于頤下乃施瑱結幎目畢乃以掩覆首結後兩角之繫于項後也

冪用疏布久之　鄭康成云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廣林謂此與考工記久諸牆之久同義拄塞之也鄭注考工本字作灸

故此注云讀爲灸未審此經之久爲正字耳旣夕皆木桁久之同

久灸說詳周官𣪠測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此經與上陳襲事云西領南上不

同又與大記陳小斂衣云西領北上文異廣林謂當與陳襲衣同

因與下陳大斂衣文相涉而誤耳此時尸仍在室固當統于尸而

西領也大記云北上則因君陳衣于序東當北上遂謂大夫士亦

北上未審房中與序東有別乃記者之誤

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　凡十有九稱五字當在

陳衣繼之之下蓋陳衣卽在十九稱中不必盡用據十九稱言之

知者據下大斂衣庶襚在三十稱內也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　楊氏喪通圖據此文謂婦人斬衰苴絰亦初能絞之結其本不散垂廣林謂上經云苴絰大鬲要絰小鬲散帶垂牡麻絰亦散帶垂此但言牡麻結本蓋男子之絰重服輕服皆散帶垂唯小功緦則否婦人道質少變牡麻皆結本異于男子苴絰散垂不異也故不著耳楊氏誤矣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　鄭康成云立俟舉尸也廣林謂大記云凡斂者六人謂此士也彼正義云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是專據舉尸者而言矣然助斂非一事凡捧衣衾絞紟及助祝鋪衣衾結絞紟皆是故此經不言其人數大記特著其舉尸者耳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　敖君善云士舉舉尸首足也奉男奉其右女奉其左也廣林謂此舉尸者即斂者之六人也男女扶持尸出示親其事未必如敖氏所云矣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　鄭康成云喪禮略於威儀旣小斂擯者乃用辭或以爲初亦有辭互見於此故前經文不具廣林謂初喪之襚親者云不將命庶兄弟云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云親以進皆無出入傳命之文是不用辭也此特云則將命對前不將命爲文明擯者用辭自此始矣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喪大記云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與此不同鄭彼注疑爲天子之士廣林謂彼記誤也君

陳衣于庭大夫于序東以差率之士于房中宜衣統于尸尸在堂則其陳衣也南領西上正其義矣大記蓋轉寫者因與大夫文相涉而譌耳

設熬旁一筐　敖君善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黍當在南廣林謂旁一筐與旁一門旁三門文法同鄭君注喪大記引此經與上黍稷各二筐連文誤將此句增一各字失于檢校耳未必此經有脫文也彼注云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然則黍在首稷在足左黍而右稷云

設于奥東面　或以爲喪奠于奥尊者之喪也爲子者居不主

奥死未必奠于奥其設于殯東與廣林謂子不居奥者不得居適室之奥也於其所居室未嘗不居奥矣士昏禮云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卽席是其證凡卑幼之喪皆殯于其寢則奠于其室之奥夫何礙殯東之奠未知其可也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　鄭康成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廣林謂大記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彼據迎尋常弔賓而言必見來弔之人乃止哭此迎君不俟見君見馬首卽不哭矣尊君也注義未洽

君釋采　鄭康成云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蔿充宗云釋采釋去吉衣也采與菜不同廣林謂采古多通

用作菜凡服唯將冠者之服稱采衣蓋朱錦童子之衣也吉服無采名此君弔於士弁絰服也更不得云采亦無所爲釋矣

月半不殷奠 鄭康成云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廣林謂大夫以上有月半殷奠諸經傳皆無正文朔奠象生時朔食生人止有朔食不見月半大食文是月半無大食可知則月半不殷奠通乎上下不主謂士云不殷奠者恐人以死異於生或當有月半奠如朔奠也下尊者之義殊無據依

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鄭康成云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古文無兆基作期敖氏集說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廣林謂兆屬上讀兆

域也言度此地爲幽宅之區域也朞嘗從古文作期猶庶幾也言
倘望無有後艱也若傳云倘大克之矣

既夕弟十三　儀禮　孔廣林肊測

既夕哭　鄭康成云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也與葬閒一日若上士二廟則前葬三日也廣林謂請啓期自天子下逮皆先葬二日與葬閒一日也下記二廟朝禰適祖之禮不云厥明適祖又無燭從之文㠯朝禰畢卽適祖不異日矣大夫三廟者亦如之至天子諸侯則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若然是天子諸侯皆柩由殯宮而朝于大祖之廟矣鄭君何未之審也

丈夫髽散帶垂　鄭康成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裹君善云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

明之此斬衰者耳齊衰以下皆免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廣林謂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然則丈夫無髽而婦人之髽當男子之免明矣此丈夫下蓋脫免婦人三字耳或云髽爲免之譌亦通未殯時髻髮既殯則無髻髮而皆免敖說不可從也此經下文云即位如初婦人不哭是婦人在位可知敖謂婦人不與亦謬或謂婦人之帶初即絞之此散帶垂承婦人髽下不疑於婦人亦散垂乎不知婦人直絰固亦散垂故絰於免髽後總言散帶垂以著其變之節乃據服重者言之也楊氏婦人輕服重服初竝絞垂之說辨已見前牡麻結本條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

經有云夏祝

者有云商祝者有直云祝者三者二而已矣夏祝習夏禮者主有事于重奠若淅米若鬻餘飯若取銘若奠徹皆夏祝爲之商祝習商禮者主有事于尸柩若襲若斂若啟若御柩若飾棺皆商祝爲之其直云祝者文不具或夏或商可以事類求之二祝皆周祝非二祝外別有周祝也此經祝降卽商祝商祝命哭後堂上無事故降俟主人哭踊既畢乃更升拂柩矣夏祝升徹宿奠又兼取銘經止云取銘亦文不具鄭以祝降爲周祝徹奠降固非敖以爲周祝取銘降更與經文不合信如敖說則取銘二字當在降字上矣上篇取銘置于重鄭君注以爲周祝本誤敖氏蓋沿其誤而又滋之

舛也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鄭康成云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柩東西面廣林謂上經云婦人升東面別不見改位之文則奠時婦人負序東面自若矣唯負序東面故主人降拜賓婦人乃由足適柩東西面若先在戶西南面則直由柩東轉而西面何必更云由足耶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　鄭康成云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敖君善云唯言入門則是但沒霤耳廣林謂凡入門沒霤者經必直云沒霤若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沒霤北面矣此陳車中庭則馬入在參分庭之南次于車正其差也或疑重參分庭一在南馬不得於是薦是又不然　重在中庭東西之中

此車直東榮馬在車南圉與重兩不相涉矣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　喪大記說士飾棺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與此經不同廣林謂纁紐之纁當依此經爲經字之誤大夫以纁士以經宜也此云無貝則誤無蓋壹之譌鄭君以此爲諸侯之士云元士乃有貝以意揆之耳

設披　喪大記云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此經披不言色又不言戴以前紐例之蓋亦用經披其戴則前經後緇彼記云纁皆字之誤纁經二色相近經中亦多相混也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鄭康成云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敖君善云其在東堂之南與廣林謂乘車直東榮明器又在

其西則直東堂於重爲在北矣重之北者逸經重言非謂正在重北也鄭敖義本不岐或乃據敖駮鄭則不必耳

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　鄭康成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席所以禦塵敖君善云每席之長亦與壙齊用三則廣足以掩之矣廣林謂折狀如今木櫈四周有邊用方木縱橫畜其中三五之數鄭約言之耳抗木如今支條所以壓抗席使不得動移因抗席得名不爲禦土而設抗席三者如生人重席然重累疊于折上以爲蓋三重則厚且密塵不得侵壙中矣敖說非其義

器西南上綪茵　鄭康成云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茵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廣林謂此文有錯當爲器茵西南上綪茵已見上此不須再出且茵以上皆葬器亦不得與明器爲列蓋折與抗木爲一列明器又在其西不云折西而云茵西者明南不與葬器齊也下云苞在茵西者陳器須綪綪則由西而東其最後一行乃側茵苞何與茵遠矣

主人要節而踊　鄭康成云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廣林謂徹者由東方北行當陳器之北折而西過柩東南折而北乃東面徹奠既徹乃南行當重之南折而東由重南復位其折而西時丈夫踊既徹南行

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丈夫踊注未別白

祖還車不還器　敖君善云祖字似衍廣林謂此六字當在記乘車載蓑笠下誤錯在經

公賵玄纁束馬兩　鄭康成云春秋傳曰宋景康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廣林謂其可以平者謙不必之辭也以卑賵尊故其辭云然若公賵則當曰君使某致賵而已鄭引傳者爲賓致賵之辭起例耳非以爲此公賵之辭亦當云云爾也

賓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　凡擯者傳言謂之將命親致辭則謂之致命此賓入釋辭不當云將命也因上下文將命致命

字不一傳寫者遂相混而譌耳下賓東面將命之將字亦當爲致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鄭康成云陳明器之陳廣林謂此不辭陳堂涂也明器在乘車之西西側堂涂矣此賓賵乃奠于堂涂者示將以助明器之用也不奠于明器之陳者謙不必主人之納之也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鄭康成云每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廣林謂經文但云九云七云五似據方之大數而言不主謂行數也

東方之饌　鄭康成云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廣林謂鄭君引記文解此東方之饌者預釋大奠

奠處非謂此時饌于主人之南也或疑饌奠同處不合特誤會鄭君此注之意耳

設于西北　鄭康成云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廣林謂亦猶序西南者言柩車西北即是序西南也序西南西堂下也繼序而言故曰西南觀上篇徹小斂奠大斂奠皆先云降自西階下乃云設于序西南可知敖氏云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誤矣若以序西南爲此改設之例則改設定當在西南方此經當云設于柩車西南不得云西北也

苞牲取下體　鄭康成云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廣林謂下體骨多肉少取其可久且嫌肉多易致蟲也注說滑

面縣矣

徹首出　或以爲重已出徹者不可由柩首設于西北後仍自柩北東行折而南乃出也廣林謂奠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故在庭亦來出東去由西此大奠之徹與徹祖奠同仍由前設重處之南而東也重雖先出其距柩車遠矣況中庭有碑焉又何有由柩首之嫌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此陳于道東猶在壙之陳也西北上以西行北首爲上也所與於壙中之陳者北上耳故疏云對壙中南上此則北上或乃據疏止云北上而以西字屬上讀誤矣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敖君善云下云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蓋文脫耳廣林謂主人袒固也但此之袒爲復土而變當袒於實土之前如敖云袒拜鄉人則是既實土而後袒矣似非其節

遂適殯宮　陳雲莊謂二廟者先反哭于祖次適禰乃如殯宮廣林謂既葬反哭于廟者柩由廟而之墓檀弓所謂反諸其所作也二廟者雖禰廟柩亦往朝焉然其設披屬引而行也則由祖不由禰故反哭但於祖廟而已或以爲當亟虞故不復哭于禰尚非其義

記士處適寢　禮記檀弓正義云疾或容在內寢若危篤必在正寢廣林謂古人有疾則齊齊則居於適寢故記說適寢云不齊

不居其室是有疾無問重輕無不居適寢者不必病革也正義似
失之矣
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敖君善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
而左也左尊故其執與招之儀然耳廣林謂招而左乃據招訖將
降衣于前時言也左東方也東方生氣也復者升自東榮西行中
屋北面三號號卒以衣左轉而東乃南面投衣示受生氣而復矣
既降因徹西北厞徹厞者以復而不蘇將行死事室中病者久居
不無穢惡祕不得泄故於隱處徹屋薪以泄之鄭君謂若云此室
凶不可居然似謬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鄭康成云校脛也古文

校爲枝廣林謂校爲几廉不得爲足古文作枝似已但字宜作支猶人手足爲四支之支此時尸北趾蓋側立几于牀笫北端以尸兩足納几足閒拘之使不得外箄也敖氏以校在南爲左廉在南若然則與尋常設几同何慮乎欹側而必使御者坐持之知不然矣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鄭康成云中帶若今之褌襂疏云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人云設明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或以爲男子婦人皆設明衣而婦人則加中帶耳廣林謂凡云則者皆辨異之辭也若上文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是其比矣中帶雖未詳然鄭君既以褌襂況之則其衣必蔽形甚密與明衣不同如或之云記當云加或云有於義乃協且明衣有裳婦

人不殊豈知必不用明衣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　鄭康成云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畢事而去之義疏云序蓋室之譌廣林謂序非譌也則不出於室設于序西南十字作一句讀言不設序西南正解記文不出室義也若云設于室西南則當在辟襲奠三字下且宜云室西南隅不得但云西南也敖氏引舊說辟之設于室西南隅皆乃賈氏疏語鄭注本未言辟奠處似未可據敖氏所引疏說輒改鄭君注文

木錧　今文錧爲鎋廣林謂錧鎋字竝當從車旁作說文云輨轂耑沓也轄車聲也一曰鍵也若然一物別名矣但說文轄以車聲

爲首義亦當從古文作館而字從輯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　鄭康成云此謂朝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疏云云明日者以下文序從如初中有燭若同日則已自明矣何須更有燭也廣林謂奠降之下即云柩從無燭從文正見時已明不復用燭序從如初主謂主人以下丈夫由左婦人由右親疏先後之行序此正朝禰與朝禰同日之確證不然記文但於主人踊如初下云明日朝于祖如初足矣

稾車載蓑笠　鄭康成云稾猶散也以田以鄙之車今文稾爲潦廣林謂巾車云士乘棧車然則薦車三乘皆因事立名耳此車

䈴蓑笠則備雨之車矣當從今文爲𧶘考工記注云禮所謂𧶘車蓋卽指此也

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　疏云正經乃祖還乘車道車槀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廣林謂記於不易位下云執披者旁四人明此還車爲柩車舊以此爲薦車非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鄭康成云道左墓道東敖君善云道左道西也廣林謂敖說是也道左據車北鄉言北鄉則西方爲左上經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此云東上與相反知不得爲道東矣車不與器同道東者器將入壙車則以歸不以不用者與用者參也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此記君視斂不同之節厠此非其次也或疑爲簡錯廣林謂非錯簡自此已後記君視大斂遂匠納柩車祝饌祖奠明器弓矢凡四節序次井然蓋作記未必一人或未必一時所記自侍疾正終至卒窆前已詳記其未備者或記者自補或别爲一人續記遂附錄于篇末耳

亦張可也　鄭康成云亦使可張通解續晉監本此記文作亦可張也廣林謂下記云有柲則此弓爲弛弓矣嫌死者不用但弛而不復可張故記人特明之云亦可張也鄭君云亦使可張其義甚明石經作亦張可也與注義不合恐誤